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五三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五三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62·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64)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實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實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實寒熱入則比周維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驪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獨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訓讀其句又誤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居箋訓屈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

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邇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

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櫻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叢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

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嘗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陽湖孫氏校本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曾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

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蹇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

命矣。鵲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實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妻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率數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釭肉，辟拂噉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燎萬三千乘，懷實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十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

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

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也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取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此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傳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

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譏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譏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瘡期年不已召會譚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子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譚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詎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

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譚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微導齊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

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惠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

「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獨獨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鈔，擣以蹕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飢寒凍餒，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

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齒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旣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其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彗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蓍者至。公曰：今夕吾蓍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

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蓍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聞，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頰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敗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一

晏子春秋卷二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算。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貧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

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害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

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冰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諫，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

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嬖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休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壤，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車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舉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

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旣築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王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胝之削冠無觚贏之理身服不襍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纓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檜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檜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後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汚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

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齋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斃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矜，可以導衆；其動作悅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聵。聵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斛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緋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

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事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盡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爛於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達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扞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